



“绿釉陶楼院” 古河西流行民居“坞堡”微缩版

河西走廊地域民居所具有的独特形式——“坞堡”，它的历史源头在哪里呢？与铜奔马同时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的国宝级文物——“绿釉陶楼院”，可以告诉我们答案。

B 共坚壁以御寇

东汉末年天下又一次大乱，兵祸绵延，中原、河北的豪强地主纷纷用城墙围住自己的庄园，武装佃户、部曲、客民，防备他人掳掠。这个时期的坞堡已遍地开花，以曹魏为例，魏武帝曹操手下大将李典、许褚等人，均为囤聚数千人的堡主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许褚传》里说许褚“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，共坚壁以御寇”。

比坞堡大的坞壁，建在山间，凭借地形有险可固，还能自事生产自给自足。倘若与袁术在少室山建的坞壁——“袁术固”相比，许褚的就不够看了，东晋戴祚所著《宋

武北征记》曰：“袁术固可容纳十万人，一夫守隘，万人莫当。”

枭雄们大搞“土木工程”，也引得隐士们耐不住寂寞了——史载，助曹操征乌桓的田畴在徐无山建坞壁，“聚宗族乡间五千余家，与外界隔绝十余年之久。”

当然坞堡里最奢侈的还是董卓的郿坞了，《三国志》里把董卓的郿坞直接拿来和长安城相比，“郿坞高与长安城埒”。“埒”的意思是相等。

《后汉书》说得更具体，说郿坞“高厚七丈，号曰万岁坞，积谷为三十年储”。所以董卓自己也夸耀说，“事成，雄据天下；不成，守此足以毕老。”

到了西晋末年，又是天下大乱，北方众多游牧民族已入居关中，及泾渭流域，对西晋首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。各地豪强、百姓为了自保，又新建了许多坞堡，其数量令人咋舌。

随着北魏的崛起，北方战事逐渐平息。其后北魏统治者锐意汉化，并采取了轻徭薄赋、均田制等政策。在这些优惠政策下，客民、佃户逐渐脱离坞堡，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，而那些林立干河流域的坞堡逐渐消失，成了历史的陈迹。

对于坞堡的作用，学者陈寅恪曾给予了充分肯定，他甚至考证陶渊明描述的桃花源，实际就是一座坞堡。

A 坞堡营壁

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“绿釉陶楼院”，像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建筑模型：

● 陶楼院为陶质，施绿釉。高105厘米，长67.7厘米，宽54.4厘米。由23个构件组装而成，可灵活拆卸。楼院略呈正方形，院中央矗立5层阁楼，每层都四面出檐，由下至上逐层缩小。

● 中央阁楼及四个角楼之外壁均设透窗，以便对外瞭望，或在必要时发射箭弩。庄院四周设围墙，正面开门，门两旁辟窗，装菱格型窗框。正门之上建两层门楼，院内除正面外均建有夹墙，院墙四隅上立两层角楼，门楼与角楼间以飞棧连通，飞棧有护墙，呈槽型，可供防守人员安全往来。

这是东汉后期豪强世家庄园——坞壁或者坞堡的真实写照。

“坞”在词典中，原指一种地貌，就是那种四面高中间凹下的地方。

明代大才子唐伯虎的桃花诗里有“坞”的描绘：“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。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换酒钱……”桃花坞，本是苏州古城西北隅的一处风雅之地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对苏州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。

“坞”还有一种释义指的是一种小障蔽物，防卫用的小堡，亦称“庠(bì)城”。

小者为坞堡，大者为坞壁，可以积谷自保，又能防御外来的军事打击，最早形成于大约王莽时期的天凤年间，当时北方大饥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富豪之家为求自保，纷纷构筑坞堡营壁，这种建筑一下子便流行开来。

制图/许天野

C 村坞相属

河西走廊，时常能看到一些废弃的庄堡夯土残垣，与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的“绿釉陶楼院”形制很相似，坞堡难道在此地也曾广泛存在过吗？

在汉朝，河西走廊因其特殊的边防地理区位，自然也兴起坞壁建筑。

敦煌大名鼎鼎的悬泉置驿站遗址，实际上就是一座由官府建立的方形坞堡，它门朝东，四周为高大的院墙，边长50米，西南角设突出坞体的角楼。坞墙系用土坯垒砌而成。坞内依西壁、北壁建有不

同时期的土坯墙体平房。

官府倡导，民间修建坞堡自然也蔚然成风。《魏晋·释老志》说到敦煌时这样形容：“村坞相属。”

一本名为《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》的学术著作中，作者将墓室壁画墓的题材分为四类，其中将“坞”划为墓主人世俗生活与财富的象征，与庖厨、耕种、收货、粮仓、仆婢、丝帛等内容列为一室，由此可见“坞”是河西一带典型的地域民居。

专家分析，坞堡适用于军事防御，而事实上也适用于河西走廊气候干燥、冷热变化剧烈、风大沙多的恶劣自然条件，高大的夯土墙维护而成的坞壁，在具有防御保护职能的同时完全适用于抵御风沙，有

利于形成围合面的小气候环境，它自然是首选的建筑地域民居形式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民勤县三雷镇地界，地主王庆云曾修建了名叫瑞安堡的大堡子。

瑞安堡的建筑规模令人咋舌，它占地5085平方米，大小院落8个，高脊瓦房140多间，亭台楼阁7座，墙高10米，院内暗道机关无数，与其说是私家豪宅，不如说是防御堡垒。

“绿釉陶楼院”活脱脱就是一个坞堡的模样，更是形象地说明在河西，坞堡这种形制对于民居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。

奔流新闻·兰州晨报
记者 雷媛 刘小雷



民勤县瑞安堡。

甘肃省第七届“张芝奖”书法大展在兰举行

本报讯(奔流新闻·兰州晨报记者荆雯)“丹青吐彩歌盛世，翰墨飘香谱华章。”10月19日，由甘肃省委宣传部、省文旅厅、省文联主办，省书协承办的甘肃省第七届“张芝奖”书法大展在兰州开展，该展在甘肃艺术馆和雁儿湾美术馆分设两个展馆同时展出，持续到10月24日结束。省书协同步开辟了网络专栏进行线上展出。

张芝被后世尊为“草圣”，祖籍在敦煌渊泉一地，是敦煌书法的代表性人物。“张芝奖”作为甘肃书法艺术的最高奖，每两年举办一届。本届大展受到全省广大书法工作者热烈响应，收到投稿1833件，最终评选出具有代表性、创新性、入展作品185件，其中获奖作品29件。

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王登勃表示，“张芝奖”书法大展作品主题鲜明、

诸体兼备，风格多样、立意高远，守正创新、艺文兼备。充分彰显了中华美学精神，承续敦煌书法、陶铸地域书风，全面展示了甘肃当代书法艺术成就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“张芝奖”评奖设有理论奖，致力于倡导学术与创作深度融合，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两翼双飞。“敦煌书法”是中国书法历史传承发展的忠实记录，是现代中国书法守正创

新的文化高原。本次评奖论文研究主题和方向主要涉及敦煌书法文化，包括有关敦煌书法文化的文献、史论、美学、技法、考证等方面。征集论文65篇，入选论文24篇，入选论文汇编成《敦煌书法》(第二辑)，是对近年来深入挖掘甘肃本土文化资源，展现甘肃地域文化特征，聚焦敦煌书法开展系统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汇报。